

山城憶往

何宗周

大學生活雜記

艱苦的一戰

民國三十三年年度，投考重慶沙坪壩國立中央大學的考生計三萬六千餘人，分重慶、成都、昆明、貴陽、恩施及藍田各考區。八月一日同日考試，而重慶的考生有三萬人以上，試場由沙坪壩遷於化龍橋各學校，第一節考數學，入場數分鐘即有部份考生退出，趕去考他校（重慶大學介於同日考試，惟時間較本校遲一刻鐘），因為數學一科差不多可以決定錄取與否，一看數學不會，故即退出。

因為那時沒有標準課本，各書局所出的教本，因缺貨，不易購全，甚至上古史的教本是甲書局出版，中古史又是乙書局出版，往往編排不同，語文體材不一，而大學考試命題，皆不依照高中教本，卻依高中水準，有時有一大水準的題目，以及甚為隱僻者。

數學得零分的機會最多，英文亦復不少，那時候考一篇英作文、一段英譯漢、一段漢譯史，有三個以上的文法錯誤，該題即作零分。甚至國文有獲零分者，本校考國文，一篇文言文、一篇語

體文，文言文不會作，語體文相錯了題意會得零分。如三十二年本校國文的語體作文題是「馬伏波與班定遠」，好多人做成了馬可孛羅與班定遠，那就是零分了。

記得那年的地理題甚是隱僻，新疆的面積多大？人口多少？由蘭州至重慶由水路行，不經淪陷區，是如何的行程？那時華北長江流域皆淪陷，令考生不知如何作答。後來聽說這些試題是李旭旦先生出的，若在現在，一定有人大事攻擊。考文法科的，也考理化生物，再加上中國之命運，簡直背得頭昏腦脹。

兩日的艱苦考戰以後，至九月一日始放榜。在一張將近一尺寬、不到三尺長的紙上列出於三萬六千餘人中幸運錄取的三百八十餘人，人數最少的是哲學系五人，心理學系六人，最多的是經濟系六十餘人，到了註冊時，連同經教育部保送的先修班、淪陷區、邊疆及海外僑生共計七百餘人，加上復學的、留級的同學合成一千餘人，那就是我們這一屆卅六級同學。

中大之門

卅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開學。先一日將行李交由松柏服務社代運，再步行至柏溪分校。柏溪瀕嘉陵江畔，距沙坪壩三十餘里，由磁器口沿江至大竹林渡江，再行十餘里即到。

分校建在柏溪的山坡上，據說，那山是東北軍人于學忠的產業，借給中大分校興建教室宿舍的。由柏溪沿石板路上山，在中國銀行柏溪辦事處前面有個簡陋的臨時牌樓，上書「中大之門」四字，相當搶眼。不遠處左面即為利用溪水建造的游泳池，不數百步，左面為洗澡房，右面是大操場，前面是統艙式的第三、第二、第一宿舍。最高處則是飯廳、大操場右上方為辦公室，下面則是教室，最下是圖書館。

開學典禮由分部主任金寶善先生主持，訓導主任鄭大源先生訓話，他開口就說：「恭喜大家進了增（中）大即（之）門」，一口桐城方言音，給人以深刻的感受，至今仍似言猶在耳。

新生訓練，柳詒徵老先生的「我是個老人給大家說幾句老話」。汪辟疆先生的「校史」由東

吳直說到中大，蕭孝嶸先生的「大學生的戀愛問題」，皆是妙語如珠，予人以深刻的印象。

飯廳風雲

分校的飯廳，位居最高處，與松林坡的圖書館在最高處，正好相反。所以有人幽默的說：「柏溪以吃飯為要務，沙坪壩以讀書為中心。」的確，吃飯是一件大事，每餐都需衝鋒陷陣，尤以早餐為最激烈，恰與松林坡搶參考室、閱覽室的位子相髣髴。因為一年級的課，大多上到中午十二點及下午五點鐘，所以下課後飯廳非常熱鬧，而早餐稀飯常煮不夠，又是那麼稀；飯吃過後，上一次廁所，腹內就空空如也。晚起的人更得衝鋒，穿上由軍政部（後改國防部）借的軍服，稱之曰戰袍，手持大碗，向稀飯桶衝去，你爭我搶，冀得一餐之所需。雖是有穀子、稗子、石子、砂子、老鼠糞的發霉且有氣味的八寶稀飯，後至者仍是搶不到。迨搶到後，用那有腳臭味的榨菜、黃蠶豆、黃黃豆、豆腐乳，閉住氣直吞下嚥，算是吃過了早餐，脫去戰袍，再去上課。

有一次，真把一位個子矮的女同學擠入稀飯桶中。因為飯桶有一公尺多高，那位女同學彎腰挖取稀飯，雙腳空懸，後面來的同學一推，那位女同學就倒栽入桶內；好在快沒有稀飯了，而且也涼了，那位同學沒有受到傷害。儘管如此，迨起來後的形像，也是够醜的。滿頭滿臉的米屑，哭笑不得的表情，當時覺得好笑，現在想起來真是可憐。

三餘茶社

由學校下山坡，在中國銀行辦事處旁邊，不

過柏溪，上幾級石階就是簡陋的三餘茶社。可容三十張椅子，是次等的茶座，顧客皆為流亡人，紳糧派的同學甚少涉足，老闆是安徽仕官的兒子落籍在柏溪的徐三爺，只老倆口無兒無女，僱一個公師幫忙。

迨吃過晚飯，或無課的下午，二三同學連袂而去，一聲「公師！」

「逗（就）來！」，就來排躺椅，拿茶几。

「先生！吃抓（捨）子喫？」

「一杯沱茶。」

「一杯菊花。」

「一杯玻璃（白開水），再來一包人頭狗（香煙牌名）。」

有時還要一盤胡（蠶）豆，幾個扇子糖，那算是高度的享受了。人手够時，就玩橋牌，若不够，就看書，或「擺龍門陣」。一個下午，或一個晚上，很快的就消磨掉了。那兒還可以賒欠，所以相當方便。那時的同學，於錢絕不藏私，只要有錢，便自動付賬，所以到離去時，叫「公師」算賬，得到的回答是「會過了」。不要問是「誰付的賬？」也不用謝。反正是大家「相响相濡」，你付得多，我給的少，絕不計較。那是抗戰時特有的現象，承平時絕不會有的。

從軍熱潮

三十三年秋，日寇作垂死的掙扎，竟由廣西侵入貴州，前鋒已陷獨山，而重慶則安堵如恆。各學校及社會的青年正在響應 蔣委員長的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號召，中大同學更是如火如荼的進行，遠征軍哪、青年軍哪、翻譯官哪、政工

官哪，各依志願擁向訓導處報名。

各系科的歡送會，佔據了所有的大教室，送別的歌聲與爆竹聲響徹全校。送從軍同學的海報到處張貼，這一批從軍的同學剛被送到江邊上船，而送行者回來又到訓導處報名了。一批又一批的送走，使中大從軍的同學高達兩仟餘人，後教三團的遠征軍同學因故未能成行而返校，其餘的皆在勝利後才復員。

當時的情景，真是令人感動。至今想起，也會使人熱淚盈眶。這足表現了同學們的愛國情操。

漢渝路上

由柏溪遷至小龍坎，就比較舒服了。在住的方面來說，是混凝土的瓦房，仍是八人一間，但比柏溪的竹篾泥巴牆的統舖，和松林坡的竹篾泥巴牆的隔間房，要強多了。唯一的缺點，距離教室飯廳遠，每天上課吃飯都要經過漢渝路至少在三米以上。

松林坡的飯菜比柏溪好多了，絕沒有搶稀飯的鏡頭，且因抗戰勝利，以前經濟來源斷絕的同學，此時大多有了接濟，口袋中「麥克、麥克」。以此漢渝路繁榮了，從前抽「人頭狗」香菸，那時最少是「舊金山」「華字」牌的，甚至吸的是「紅吉字」「白吉字」的洋菸，蠶豆也改為「焦鹽花生」，「光化茶社」座上滿坑滿谷，要「補充補充」營養的人，坐滿了小吃店，中渡口的「松鶴樓」常座無虛席，甚至沙坪壩街頭的「金剛飯店」，那是貴族式的，也有同學光顧，郵政局隔壁的牛肉麵鱸魚麵，更是一絕，喜歡吃辣的

人，趨之若鶩，一碗麵的作料，就有十多種，最提味的恐怕是花椒油了，那種味道，只有在成都少城街才可以吃得到，全國各地的牛肉麵，鮮有望其項背者，及今思之，猶有餘香。

兩次大遊行

三十五年一月，國「共」開「政治協商會議」，學校的左派分子及其同路人，利用大眾厭戰的心理，發動「一二五」遊行，亟待復員回家的人，很容易就上當了，因為離家八年了呀！一般人並沒有覺得被利用。

那時自治會的主席是卅五級機械系的谷崇實校友，副主席是卅六級經濟系的劉年康，在系科代表大會熱烈討論之餘，遊行之事，勢在必行，而自治會主席住院割盲腸了，遊行之事，由副主席主持，一月廿五日遊行的隊伍由沙坪壩出發，至國府路國民政府，「政治協商會議」就在那兒開會，首由「該會」秘書長雷震報告，接著由社會賢達代表莫德惠先生等講話，莫先生聲淚俱下的講詞，頗引起在場人的共鳴，最後周匪恩來扇動性的演講，給予左派分子及其同路人機會，頓時場面緊張，而卅五級法律系校友朱丕生，一看不妙，馬上給副主席劉年康說「發饅頭」，劉年康在擴音機中宣佈「發饅頭」。緊張的氣氛即時緩和下來，因為遊行者在早上六時吃過稀飯，距當時將有六個小時，又步行了將近四十里的路程，是餓了，大家一吃饅頭，遊行即無疾而終。

事後，左派人物即露出了尾巴，民主牆上攻擊劉年康為饅頭主席，並在孟餘堂公審，又罵朱丕生校友為朱凱，「凱」即國特的代字，經此之後

，大家才知道上了左派分子及其同路人的大當。

二月初各報（新華報除外）報導，政府派去東北接收工礦的專員張華夫烈士，為俄國老毛子殺害的消息，「民主牆」上即有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」標題的佈告，請同學簽學號，一日夜之間，就簽了兩千多學號，促成了「二二二」大遊行，是次「反共抗俄」的愛國遊行，由中大發起，參加的有沙坪壩的重大，四川教育學院，中央工專，青木關的社教學院，戲劇學校，北碚的復旦，九龍坡的交大、小溫泉的政大、界石場的邊疆學校等十幾二十大專院校，各校的教職員皆自動參加。

二月二十二日清晨由沙坪壩出發，先頭隊伍已至重慶市，沙坪壩還有未啓程的遊行隊，隊伍迤邐三十餘里，至重慶的交通，幾乎斷絕，筆者因服務於膳食組，由學校運送饅頭察看至重慶市，故能自終至始，見此浩浩蕩蕩的隊伍。

宣傳車上有張華夫烈士就讀南開中學的子女，皆披麻戴孝，有的手持張氏殉難時的血衣，有的手持張氏遺像，情狀至為感人，多輛宣傳車有的播送「告全國同胞書」，有的播送「告蘇俄書」，皆義正詞嚴，一遍又一遍的播送，非常動人。

遊行隊伍經過美英法各大使館，致送呼籲書，由各該使館派人接見，唯蘇俄大使館，及「新華日報社」憲警森嚴，勸導遊行隊伍繞道而行，遊行隊伍於此但高呼口號，散發傳單而已，其秩序之良好，甚得觀衆及國際友人的稱道，此為最成功的一次愛國運動。

待遊行結束，已是下午六時許，人已疲憊，好在江良規老師由軍方借來幾十輛軍車，才把遊行隊分批運往沙坪壩，而享受了伙食團特別準備的豐盛晚餐。

勝利後員

勝利後到復員，其間九開月，大家都歸心似箭，可是交通工具不敷，雖有空、水、陸三途運送，中航央航的飛機，機型小，班次不多，那時機票已訂到三四個月之後了，船票吧！民生公司客貨船全數出動，仍不敷公私之所需，陸路由公路車分川陝、川湘、川滇、渝筑等路，作輻射狀的運送，因車輛少、車子小、班次又不多，仍呈擁擠現象。

四月上旬，筆者踏上了川陝路後員的行列，辭別了曾居住四年的重慶，辭別了令人難忘的沙坪壩，這一切好似昨天的事，屈指一算，已三十餘年了。

編輯部啓事

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因此我們誠懇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，最長以壹萬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如欲退稿務請附寄掛號郵資以免平寄遺失。